

丁 7903/1383 (2)

東 亞 大 學 東 亞 學 院 藏 書 印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24 1958

東 亞 大 學 東 亞 學 院 藏 書 印

第 二 一 八 二 號

國策

國策

國策

國策

國策

國策

國策

國策

國策

國策

國策

國策

國策

國策

國策

國策

國策

國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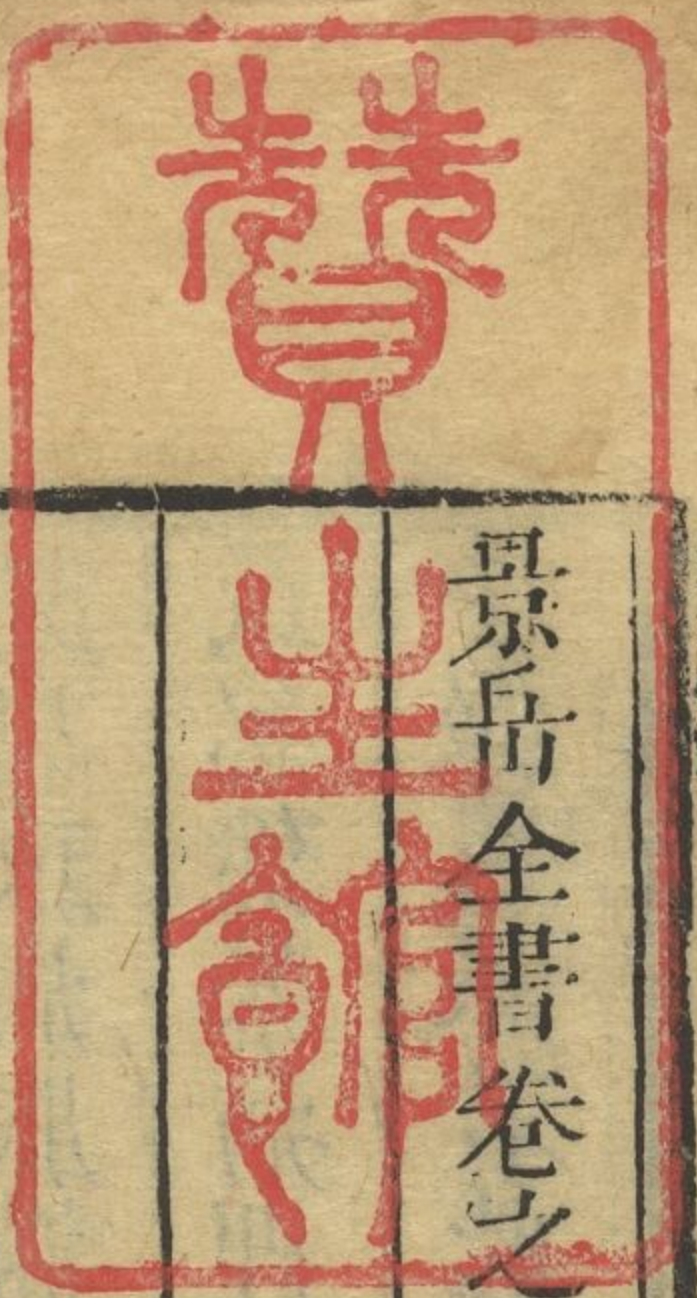
國策

傳忠錄 十六



岳全書

二之三



景岳全書卷之二入集

會稽 張介賓 會卿著

會稽 魯 超 謙菴訂

傳忠錄 中



神氣存亡論 十二

經曰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善乎神之為義此死生之本不可不察也以脉言之則脉貴有神脉法曰脉中有力即為有神夫有力者非強健之謂謂中和之力也大抵有力中不失和緩柔軟

中不失有力。此方是脉中之神。若其不及，即微弱脫絕之無力也。若其太過，即弦強真藏之有力也。二者均屬無神，皆危兆也。以形證言之，則目光精彩，言語清曉，神思不亂，肌肉不削，氣息如常，大小便不脫。若此者，雖其脉有可疑，尚無足慮。以其形之神在也。若目暗睛迷，形羸色敗，喘急異常，泄瀉不止，或通身大肉已脫，或兩手尋衣摸牀，或無邪而言語失倫，或無病而虛空見鬼，或病脹滿而補瀉皆不可施，或病寒熱而溫涼皆不可用，或忽然暴病，即沉迷煩躁，昏不知人，或一時卒倒，即眼閉口開，手撒遺尿。若此者，雖其脉無凶候，必死無疑。以其形之神去也。

再以治法言之，凡藥食入胃，所以能勝邪者，必賴胃氣。施布藥力，始能溫吐汗下，以逐其邪。若邪氣勝胃氣，竭者，湯藥縱下，胃氣不能施化，雖有神丹，其將奈之何哉？所以有用寒不寒，用熱不熱者，有發其汗而表不應行，其滯而裏不應者，有虛不受補，實不可攻者，有藥食不能下咽，或下咽即嘔者，若此者，呼之不應，遣之不動。此以臟氣元神盡去，無可得而使也。是又在脉證之外，亦死無疑者。雖然，脉證之神，若盡乎此，然有脉重證輕，而知其可生者，有脉輕證重，而知其必死者。此取證不取脉也。有證重脉輕，而必其可生者，有證輕脉重，而謂其必死者。此取脉

不取證也。取舍疑似之間，自有一種玄妙，甚矣神之難言也。能知神之緩急者，其卽醫之神者乎。

君火相火論 十三

余向釋內經於君火以明相火以位之義，說固詳矣，而似猶有未盡者。及見東垣云：相火者，下焦包絡之火，元氣之賊也。丹溪亦述而證之，予聞此說，嘗掩口而笑，而覺其不察之甚也。由此興感，因再繹之。夫內經發明火義，而以君相明位四字爲目，此四字者，個個着實，是誠至道之綱領，有不可不闡揚其精義者。亦何以見之。蓋君道惟神，其用在虛；相道惟力，其用在實。故君

之能神者，以其明也；相之能力者，以其位也。明者明於上，爲化育之元主；位者位於下，爲神明之洪基。此君相相成之大道，而有此天不可無此地，有此君不可無此相也。明矣君相之義，豈泛言哉。至若五運之分，各職其一，惟於火字獨言君相，而他則不及者，何也。蓋兩間生氣，總曰元氣，元氣惟陽爲主，陽氣惟火而已。第火之爲用，其道最微，請以火象證之。如輕清而光焰於上者，火之明也；重實而溫蓄於下者，火之位也。明卽位之神，無明則神用無由以著；位卽明之本，無位則光焰何從以生。故君火之變化於無窮，總賴此相火之栽根於有地。雖分之則一而

二而總之則二而一者也。此君火相火之辨。凡其爲生化爲盛衰爲本末重輕攸係從可知矣。人生所賴者惟此。故內經特以爲言。然在內經則但表其大義。原無分屬之條。惟刺禁論曰七節之傷。中有小心。此固隱然有相火所居之意。故後世諸家咸謂相火寄在命門。是固然矣。然以予之見。則見君相之義無藏不有。又何以辨之。蓋總言大體。則相火當在命門。謂根莖在下。爲枝葉之本也。析言職守。則臟腑各有君相。謂志意所出無不從乎形質也。故凡以心之神。肺之氣。脾胃之倉廩。肝膽之謀勇。兩腎之技巧。變化亦總皆發見之神奇。使無其地。何以生。此使

地有不厚。何以蕃。此此皆從位字發生。而五臟各有位。則五臟亦各有相。相強則君強。此相道之關係。從可知矣。故聖人特命此名。誠重之也。而後人指之爲賊。抑何異耶。此萬世之疑竇。故予不得不辨。或曰。是若謬矣。第彼之指爲賊者。亦有深意。蓋謂人之情欲多有妄動。動則俱能起火。火盛致傷元氣。卽謂元氣之賊。亦何不可。予曰。此固邪正之岐。最當明辨者也。夫情欲之動。邪念也。邪念之火爲邪氣。君相之火正氣也。正氣之蓄爲元氣。其在身家。譬之產業。賢者能守之。不肖者能蕩之。罪與不罪。在子孫之廢與不廢。磁基何與焉。相火之義亦猶此耳。夫旣以

相稱之而竟以賊名之其失聖人之意也遠矣且凡火之賊傷人者非君相之真火無論在內在外皆邪火耳邪火可言賊相火不可言賊也矧六賊之中火惟居一何二子獨知畏火其甚如是而并昧邪正之大義亦何謂耶予聞其言固知其錯認面目矣不覺因而失笑

先天後天論 十四

人生於地懸命於天此人之制命於天也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此天之制命於人也天本無二而以此觀之則有天之天者謂生我之天生於無而由乎天也有人之天者謂成我之天成於

有而由乎我也生者在在前成者在後而先天後天之義於斯見矣故以人之稟賦言則先天強厚者多壽先天薄弱者多天後天培養者壽者更壽後天斲削者夭者更夭若夫骨骼者先天也肌肉者後天也精神者先天也容貌者後天也顏色之有辨也蒼者壽而妖者夭嫩中有蒼者吉蒼中有嫩者凶聲音之有辨也充者壽而怯者夭雖細而長者吉雖洪而促者凶形體之有辨也堅者壽而脆者夭身雖羸瘦而動作能耐者吉體雖強盛而精神易困者凶動靜有辨也靜者壽而躁者夭性雖若急而急中有和者吉陽雖若厚而陰中蘊薄者凶至若少長之辨

初雖綿弱而漸長漸堅者晚成之徵也氣質之辨少年華麗而易盈易滿者早凋之兆也是故兩天俱得其全者耆艾無疑也先後俱失其守者夭促弗卜也若以人之作用言則先天之强者不可恃恃則并失其强矣後天之弱者當知慎慎則人能勝天矣所謂慎者慎情志可以保心神慎寒暑可以保肺氣慎酒色可以保肝腎慎勞倦飲食可以保脾胃惟樂可以養生欲樂者莫如為善惟福可以保生祈福者切勿欺天但使表裏無虧則邪疾何由而犯而兩天之權不在我乎故廣成子曰毋勞爾形毋搖爾精乃可以長生至矣哉兩言盡之矣勿以此為易而忽之

標本論 十五

病有標本者本為病之源標為病之變病本惟一隱而難明病變甚多顯而易見故今之治病者多有不知本末而惟據目前則最為斯道之大病且近聞時醫有云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互相傳誦奉為格言以為得其要矣予聞此說而詳察之則本屬不經而亦有可取所謂不經者謂其以治標治本對待為言則或此或彼乃可相參為用矣若然則內經曰治病必求其本亦何謂耶又經曰夫陰陽逆從標本之為道也小而大淺而

博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也。以淺而知深，察近而知遠，言標與本易而勿及。又曰：先病而後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後病者，治其本；先寒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後生熱者，治其本；先病而後泄者，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後生熱者，治其本；先病而後泄者，治其本；先泄而後生他病者，治其本；先熱而後生中滿者，治其本；先病而後生中滿者，治其標；先病而後生煩心者，治其本；小大不利，治其標；小大利，治其本；先小大不利而後生病者，治其本。由此觀之，則諸病皆當治本，而惟中滿與小大不利兩證，當治標耳。蓋中滿則上焦不通，小大不利則下焦不通，此不得

不為治標以開通道路而為升降之所由，是則雖曰治標而實亦所以治本也。自此之外，若以標本對待為言，則治標治本當相半矣。故予謂其為不經者此也。然亦謂其可取者則在緩急二字，誠所當辨。然即中滿及小大不利二證，亦各有緩急。蓋急者不可從緩，緩者不可從急。此中亦自有標本之辨，萬不可以誤認而一槩論也。今見時情非但不知標本，而且不知緩急。不知標本則但見其形不見其情，不知緩急則所急在病而不知所急在命。故每致認標作本，認緩作急，而顛倒錯亂，全失四者之大義。重命君子不可不慎察於此。

求本論 十六

萬事皆有本而治病之法尤惟求本爲首務所謂本者惟一而無兩也蓋或因外感者本於表也或因內傷者本於裏也或病熱者本於火也或病冷者本於寒也邪有餘者本於實也正不足者本於虛也但察其因何而起起病之因便是病本萬病之本只此表裏寒熱虛實六者而已知此六者則表有表證裏有裏證寒熱虛實無不皆然六者相爲對待則水炭不同辨之亦異凡初病不卽治及有誤治不愈者必致病變日多無不皆從病本生出最不可逐件猜摸短覩目前經曰衆脉不見衆凶弗

聞外內相得無以形先是誠求本之至要也苟不知此必庸流耳故明者獨知所因而直取其本則所生諸病無不隨本皆退矣至若六者之中多有兼見而病者則其中亦自有源有流無弗可察然惟於虛實二字總貫乎前之四者尤爲緊要當辨也蓋虛者本乎元氣實者由乎邪氣元氣若虛則雖有邪氣不可攻而邪不能解則又有不得不攻者此處最難下手但當察其能勝攻與不能勝攻或宜以攻爲補或宜以補爲攻而得其補寫於微甚可否之間斯盡善矣且常見有偶感微疾者病原不甚斯時也但知拔本則一藥可愈而庸者值之非痰曰痰非火

日火四路兜挈茫無真見而反遺其本多致輕者日重重者日危而殃人禍人總在不知本末耳甚矣醫之貴神神奚遠哉予故曰醫有慧眼眼在局外醫有慧心心在兆前使果能洞能燭知幾知微此而曰醫醫云乎哉他無所謂大醫王矣

治形論 十七

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使吾無身吾有何患余則曰吾所以有大樂者爲吾有形使吾無形吾有何樂是可見人之所有者唯吾吾之所賴者唯形耳無形則無吾矣謂非人生之首務哉第形之爲義其義甚微如言動視聽非此形

乎俊醜美惡非此形乎勇怯愚智非此形乎死生安否非此形乎人事之交以形交也功業之建以形建也此形之爲義從可知也奈人昧養形之道不以情志傷其府舍之形則以勞役傷其筋骨之形內形傷則神氣爲之消靡外形傷則肢體爲之偏廢甚至肌肉盡削其形可知其形既敗其命可知然則善養生者可不先養此形以爲神明之宅善治病者可不先治此形以爲興復之基乎雖治形之法非止一端而形以陰言實惟精血二字足以盡之所以欲祛外邪非從精血不能利而達欲固中氣非從精血不能蓄而強水中有真氣

火中有真液不從精血何以使之降升脾爲五臟之根本腎爲五臟之化源不從精血何以使之灌溉然則精血卽形也形卽精血也天一生水水卽形之祖也故凡欲治病者必以形體爲主欲治形者必以精血爲先此實醫家之大門路也使能知此則變化可以無方神用自有莫測然用此之法無逾藥餌而藥餌之最切於此者不過數味之間其他如性有偏用者唯堪佐使而已亦猶飲食於人凡可口者孰無資益求其純正無損而最宜於胃氣者則惟穀食類可見矣或問余以所宜者果屬何物余則難以顯言之蓋善吾言者必如

醴如飴而不善吾言者必反借此爲射的以資口吻之基矣余故不能顯言之姑發明此義以俟有心者之自悟

臟象別論 十八

臟象之義余所類於經文者不啻詳矣然經有所未及而同中有不同及有先同而後異者俱不可以不辨也夫人身之用止此血氣雖五臟皆有氣血而其綱領則肺出氣也腎納氣也故肺爲氣之主腎爲氣之本也血者水穀之精也源源而來而實生化於脾總統於心藏受於肝宣布於肺施泄於腎而灌溉一身所謂氣主噓之血主濡之而血氣爲人之橐籥是皆人之所

同也。若其同中之不同者，則臟氣各有強弱，稟賦各有陰陽，臟有強弱，則神志有辨也；顏色有辨也；聲音有辨也；性情有辨也；筋骨有辨也；飲食有辨也；勞逸有辨也；精血有辨也；勇怯有辨也；剛柔有辨也；強中強者病其太過，弱中弱者病其不及，因其外而察其內，無弗可知也。稟有陰陽，則或以陰臟喜溫煖而宜薑桂之辛熱，或以陽臟喜生冷而宜苓連之苦寒，或以平臟熱之則可陽，寒之則可陰也；有宜肥者，非潤滑不可也；有宜清素者，惟羶腥是畏也；有氣實不宜滯，有氣虛不宜破者，有血實不宜瀉，有血虛不宜泄者，有飲食之偏忌，有藥餌之獨碍者，有

一臟之偏強，常致欺凌他臟者，有一臟之偏弱，每因受制多虞者，有素挾風邪者，必因多燥，多燥由於血也；有善病濕邪者，必因多寒，多寒由於氣也；此固人人之有不同也。其有以一人之稟而先後之不同者，如以素稟陽剛而恃強無畏，縱嗜寒涼，及其久也，而陽氣受傷，則陽變爲陰矣；或以陰柔而素耽辛熱，久之則陰日以潤，而陰變爲陽矣；不惟飲食情慾皆然，病有出入朝暮變遷，滿而更滿，無不覆矣；損而有損，無不破矣。故曰：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而久，天之由也。此在經文固已明言之矣。夫不變者常也，不常者變也。人之氣質有常變，醫之病治有

常變欲知常變非明四診之全者不可也設欲以一隙之偏見而應無窮之變機吾知其遺害於人者多矣故於此篇之義尤不可以不深察

天年論 十九

夫人之所受於天而得生者本有全局是卽所謂天年也余嘗聞之岐伯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又嘗聞之老子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余因此言乃知失天之畀而不

得盡其全者有如是然則後天之養其爲在人可以養生家而不以此爲首務乎故常深慨於斯而直窮其境則若老氏所云十中之三者蓋亦言其約耳而三之倍倍則尤有不忍言者茲請得而悉之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可由此而生亦可由此而死故凡天亦殺人有如寒暑不時災荒薦至或妖祥之橫加或百六之難避是皆天刑之謂也地亦殺人則如旱潦無方水火突至或陰毒最以賊人或危險多能困斃是皆地殺之謂也人亦殺人如爭鬪傷殘刃兵屠戮或嫁禍陰謀或明欺強劫是皆人禍之謂也凡此三者十中約去其幾

再若三者之外則凡孽由自作而致不可活者猶有六焉何以見之則如酒色財氣及功名之累庸醫之害皆是也故有困於酒者但知米汁之味甘安思麵孽之性烈能潛移禍福而人難避也能大損壽元而人不知也及其病也或血敗爲水而肌肉爲其浸漬則鼓脹是也或濕邪侵土而清濁苦於不分則瀉痢是也或血不養筋而弛縱拘攣甚至眩暈卒倒則中風是也或水泛爲涎而滿悶不食甚至脾敗嘔喘則痰飲是也耽而不節則精髓胡堪久醉陰血日以散亡未及中年多見病變百出而危於此者不知其幾何人矣有困於色

者但圖嬌艷可愛而不知傾國之說爲何伐命之說爲何故有因色而病者則或成勞損或染穢惡或相思之失心或鬱結之盡命有因色而死者則或以竊窺或以爭奪或以蕩敗無踪或以驚嚇喪胆總之好色之人必多淫溺樂而忘返安顧身家孰知實少花多豈成瑞物德爲色勝非薄則邪未有貪之戀之而不招殃致敗凡受色中之害者吾又不知其幾何人矣有困於財者止知財能養命豈識財能殺人故鄙吝者每以招尤慢藏者因多誨盜奔波不已者多竭其力貪得無厭者常忘其身顧利不顧義骨肉爲之相殘聚歛盡膏血

賈怨所以致敗蓋財本通神不容剝積則金精崇作爭則
罄囊禍生凡受利中之害者又不知其幾何人矣有困於氣
者每恃血氣之強只喜人不負我非驕矜則好勝人心不平
爭端遂起事無大小怨恨醉心豈虞忿怒最損肝脾而隔食
氣蠱疼痛泄瀉厥逆暴脫等疾犯者卽危又或爭競相傾公
庭造訟寧趨勢利以卑汗甘受醜凌於奴隸及被他人之苛
辱既不敢相抗於後何若親識之小忿卽涵容少遜於前終
身讓路不失一步孰得孰失孰知孰愚甚至破家蕩產骨肉
分離之害殲須不忍悔時遲矣夫氣本無形有何涯際相諒

則無偏執則有歷觀往事誰直誰非使不能達觀自策則未
免以我之軀陰受人無申無訴之蝕而自愚自斃者又不知
其幾何人矣有困於功名者誰不有飛騰之念誰不有功業
之期第既達者或多鼎足之虞未濟者每遭塩車之厄受燈
窓寒苦之負望眼徒穿者有之憶榮枯今昔之異熱腸爲裂
者有之甚至焦思切心奔趨竭力榮華杳然泉壤遽及者有
之慨古傷今凡受斯枉而湮沒無聞浩氣受抑者又不知其
幾何人矣有困於醫者凡疾苦之望醫猶凶荒之望歲其懇
其切其念何如第此中神理微妙難言使不有天人之學絕

倫之聰則何以能聞於無聲見於無迹直窺夫窈冥之鄉而必得其情乎使必得其人而後可以言醫則醫不易談蓋可徵矣既難其人則次乎此者雖未知神猶知形迹此卽今之上醫也然此醫亦不易得而舍此之外則昧者居其八九庸醫多則殺人亦多每見其寒熱倒施虛實謬認一七之訛吉凶隨憑困者莫知其然雖死不覺明公鑒其多誤能無惻心顧造化大權本非凡庸所可窺弄而性命重托又豈淺輩所宜輕付耶第彼非無意蓋自原病式以來祖述相傳日以滋甚醉者不醒逝者無詞而氣元陰受此害者蓋不知若干若干人矣而問者未知其詳猶或未之信也由是乘除則既有前三又有後六凡此淘汰之餘而得盡其天年者果勝其幾吾故曰老氏言十之三者蓋亦言其約耳興言及此誠可爲人生之痛哭者也然徒悲何益曷亦爲人之計乎則惟上知者有可曉也雖前之三者或多出於莫測則有可避者有不

可避者卽聽之天無不可也然知者見於未然而得天者天庇之得地者地庇之得人者人庇之得此三庇卽得生之道也失此三庇則失生之道也人道於此豈曰盡無其權乎至於六殺之防則全由乎我矣酒殺可避吾能不醉也色殺可

避吾能不逃也財殺可避吾能不貪也氣殺可避吾能看破
不認真也功名之殺可避吾能素其行藏也庸醫之殺可避
吾能相知以豫也夫如是而培以爲善存以無欺守以不行
險戒以毋僥倖則可全收其效矣孔子曰毋意毋必毋固毋
我蓋示人以無勉強也廣成子曰毋勞爾形毋搖爾精乃可
以長生蓋形言其外精言其內外內俱全盡乎道矣是皆古
聖人垂念蒼生至真至極之良方也可不佩乎或曰子言雖
是而實亦近迂獨不見有不識不知而偏躋上壽者又何人
力之足恃耶余曰此正所謂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然
予論誠迂矣倘亦蒙知者之相顧而咀之識之或亦可爲天
年之一助否

中興論 又十九

試觀天地之道有盈有虛有消有長是以日中則昃月盈則蝕
此卽天運之循環而天亦不能違者故有先天之說也先天有
定數君子知命固當聽乎天也若後天之道則參贊有權人力
居多矣何以見之第就國家之否泰可證人身之壽夭雖曰天
步多艱無成不敗然如商周漢晉唐宋相傳國運皆有中興人
道豈無再振消長一理小大皆然嘗聞之康節先生云一萬里

區宇四千年興亡五百主肇位七十國開疆則此中人事不爲不多也而何以興復僅見止此數代是亦由知道者少而不知道者之多耳彼知道者旣以得人又以得天得人卽所以得天也不知知道者旣不知本又不知末旣以失之而終不知其所以失也至若身命之謀則舉世之人孰不愛命而每多耽悞者其不知道亦猶是耳欲明其道可無言乎然言而無證則人多不信故借此國運之徵用效適人之鑿試論國家之衰也或以人心之離或以財用之匱或以兵戈之殘傷或以優柔之曠廢而人之亨否無非一理夫在國曰人心在人曰神志故曰事其神

者神去之体其神者神居之知生氣之主在乎心此元神之不可不養也又在國曰財用在人曰血氣氣爲陽陽主神也血爲陰陰主形也血氣若衰則形神俱敗此營衛之毫釐當惜也又在國曰兵戈在人曰剋伐夫兵者凶器也剋伐者危事也未有日加剝削而不致殘傷元氣者此消耗之不可不慎也又在國曰優柔在人曰疑貳今日云姑且明日云將就豈不僉云穩當然致坐失機宜變生倏忽又焉知耽閣之大害此當機之不可不斷也凡此數者姑亦言其大約至若人之大數則猶有先天後天之體用而興亡之應變則來培來覆亦莫匪人之自爲耳

何謂先天如內經曰人生十歲血氣始通其氣在下故好走二十氣血方盛肌肉方長故好趨三十五臟大定血脈盛滿故好步四十臟腑經脈其盛已定腠理始踈故好坐五十肝氣衰故目不明六十心氣衰故好卧七十脾氣衰八十肺氣虛故言善誤九十腎氣竭百歲五臟六腑皆虛神氣皆去故形骸獨居而終矣此卽先天之常度是卽所謂天年也天界之常人人有之其奈今時之人自有知覺以來恃其少壯何所不爲人生之常度有限而情欲無窮精氣之生息有限而耗損無窮因致戕此先天而得全我之常度者百中果見其幾殘損有因惟人自作

是卽所謂後天也然而所喪由人而挽回之道有不仍由人者乎且此非逆天以強求亦不過復吾之固有得之則國運人運皆可中興不有明哲誠難語此失之則落花流水逝而罔覺一衰卽已良可寒心所以易重來復正爲此也然求復之道其道何居蓋在天在人總在元氣但使元氣無傷何虞衰敗元氣既損貴在復之而已常見今人之病亦惟元氣有傷而後邪氣得以犯之故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此客主相持之理從可知矣凡虛邪之辨如情志之消索神主於心也治節之不行氣主於肺也筋力之疲困血主於肝也精髓之耗減骨主於腎也四肢

之軟弱肌肉主於脾也。損其一淺猶膚腠也。損其二深猶經絡也。損其三則連及臟腑矣。當其微也使不知徙薪墾戶則將爲江河將尋斧柯恐無及於事矣。故人於中年左右當大爲修理一番則再振根基尚餘強半。敢云心得歷驗已多是固然矣。然而修理之說亦豈易言。修國家良臣不易。修身命良醫亦難。第觀從古至今數千年來凡得醫之全量者爲誰。而今則曰此醫也。彼亦醫也。又何良醫之多也。醫難言矣。其母爲良醫之所感。

逆數論二十

予嘗讀易而問諸夫子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亦逆數也。由是默會其理。而知天人之道。得以無窮無息者。無非賴此逆數耳。何也。蓋自大極初分。兩儀以判。一動一靜。陰陽見矣。陰陽之體爲乾坤。陰陽之用爲水火。乾坤定對待之交易。故一在上而一在下。水火蕩流行之變易。故一主降而一主升。夫如是斯得循環無已。總之而爲天道。散之而爲人道。而大易之義所以無微不在也。姑無論其他。而但以性理明之。則總由變易之數。夫變易之數。卽升降之數也。變易之所以無窮者。降以升爲主。是卽所謂逆數也。若無此逆。則有降無升。流而不返。而大道如

環何所賴乎由是逆順交變則陽與陰對熱與寒對升與降對長與消對進與退對成與敗對勤與惰對勞與逸對善與惡對生與死對凡此一逆一順其變無窮惟從逆者從陽得生從順者從陰得死君如不信第詳考伏羲卦氣之圓圖其義昭然可見也觀其陽盛之極自夏至一陰初姤由五六七八歷與坎艮坤天道從西右行則陽氣日降萬物日消者此皆順數也順則氣去即從陰得死之道也幸而陰剝之極自冬至一陽得復由四三二一歷震離兌乾天道從東左旋則陽氣日升萬物日盛者此皆逆數也逆則氣來即從陽得生之道也此天道之徵固

如是矣若以人道言之則人道本乎天道天心即是人心第天有陰霾能蒙日月人有愚昧能勝聰明故每多從順者喜其易也喜其逸也每多避逆者畏其難也畏其勞也彼大人之見則不然如尊貴莫若帝王可以逸矣可以縱矣而堯舜之惟微惟危顧何必諄諄乎在念智慧莫若聖人可無勞矣可無畏矣而孔子之戒慎恐懼又何必卷卷乎在心此無他惟其代天功主人極總知夫順不可從從順則流逆不可舍舍逆則退也由此觀之乃知士而舍逆則有屈而無伸農而舍逆則有種而無穫工而舍逆則有粗而無精商而舍逆則有散而無聚再由此而

推廣之則凡曰修身齊家凡曰治國平天下進一步則日以就成退一步則日以就敗有源有流其可任其長逝而不思砥柱之良圖乎此人道之攸係又如是矣然言天言人總言夫生道也而保生之道莫先於醫醫欲保生其堪違陽道乎其堪倍逆數乎然醫貴圓通安容執滯非曰盡不從陰也從陰正以衛陽也非曰盡不用順也用順亦以成逆也性命玄關此爲第一獨念有醫名不著之輩猶然昧此而妄言左道留傳至今因致傷生遺害非淺者謂非軒岐之魔不可也嗟嗟有心哉其誰乎苟得其人可與談還悟道矣儻亦以吾言爲然不

反佐論 二十一

用藥處方有反佐之道者此軒岐之法旨治病之微權有不可不明者奈何後世醫家每多假借以亂經常不惟悖理於前抑且遺害於後是不可不辨也觀內經之論治曰奇之不去則偶之偶之不去則反佐以取之所謂寒熱溫涼反從其病也此其義蓋言病有微甚亦有真假先從奇偶以正治正治不愈然後用反佐以取之此不得然而然也又經曰微者逆之甚者從之又曰逆者正治從者反治此謂以寒治熱以熱治寒逆其病者謂之正治以寒治寒以熱治熱從其病者

謂之反治。如以熱治寒，而寒拒熱，則反佐以寒而入之。以寒治熱，而熱拒寒，則反佐以熱而入之。是皆反佐之義，亦不得不然。而然也。又經曰：熱因寒用，寒因熱用。王大僕註曰：熱因寒用者，如大寒內結，當治以熱，然寒甚格熱，熱不得前，則以熱藥冷服，下嗑之後，冷體既消，熱性便發，情且不違，而致大益。此熱因寒用之法也。寒因熱用者，如大熱在中，以寒攻治，則不入，以熱攻治，則病增，乃以寒藥熱服，入腹之後，熱氣既消，寒性遂行，情且協和，而病以減。此寒因熱用之法也。凡此數者，皆內經反佐之義。此外如仲景治少陰之利，初用白通

湯，正治也。繼因有煩，而用白通加豬膽汁湯，反佐也。其治霍亂吐痢，脈微欲絕者，初用四逆湯，正治也。繼因汗出小煩，而用通脈四逆加豬膽汁湯，反佐也。又如薛立齋治韓州同之勞熱，余嘗治王蓬雀之喉痺，皆其法也。若今諸家之所謂反佐者，則不然。姑卽時尚者，道其一二以見之。如近代之所宗所法者，謂非丹溪之書乎。觀丹溪之治吞酸證，必以炒黃連爲君，而以吳茱萸佐之。其治心腹痛證，謂宜倍加山梔子，而以炒乾薑佐之。凡此之類，余不解也。夫既謂其熱，寒之可也。而何以復用黃

連梔子使其病輕而藉以行散即或見效豈曰盡無使其病
 重人則但見何以日甚而不知犯寒犯熱自相矛盾一左一
 右動皆掣肘能無誤乎矧作用如此則其效與不效必且莫
 知所因而宜熱宜寒亦必從違奚辨此其見有不真故持兩
 可最是醫家大病所當自反而切戒者也或曰以熱導寒以
 寒導熱此正得內經反佐之法人服其善子言其非何其左
 也余曰此法最微此用最妙子亦願聞其詳乎當為再悉之
 夫反佐之法即病治之權也儒者有經權醫者亦有經權經
 者日用之常經用經者理之正也權者制宜之權變用權者

事之暫也此經權之用各有所宜誠於理勢有不得然而
 難容假借者也藥中反佐之法其亦用權之道必於正經之
 外方有權宜亦因不得然而但宜於暫耳豈果隨病處方
 即宜用乎然則何者宜反何者不宜反蓋正治不效者宜反
 也病能格藥者宜反也火極似水者宜反也寒極反熱者宜
 反也真以應真假以應假正反之道妙用有如此也設無格
 拒假證自當正治何以反為不當權而用權則悖理反常不
 當反而佐反則致邪失正是烏可以混用耶常觀軒岐之反
 佐為勑經權之道也後世之反佐徒開雜亂之門也至其變

也則涇渭不分者以之模糊疑似者以之寒熱並用者以之
攻補兼施者以之甚至廣絡妄投十寒一暴無所不謬皆相
藉口此而不辨醫乎難矣於戲斯道失真其來已久安得願
聞精一者與談求本之道哉是不能無望於後人也因筆識
其愚昧○以上仲景治法載傷寒論○薛立齋治韓州同按
在虛損門○余治王逢雀按在喉痺門

升陽散火辨 二十二

凡治火之法有曰升陽散火者有曰滋陰降火者夫火一也而
曰升曰降皆堪治火然升則從陽降則從陰而升降混用能
無謬乎抑何者宜升何者宜降而用有辨乎此千古之疑竇
亦千古之兩端而未聞有達之者夫火之爲病有發於陰者
有發於陽者發於陰者火自內生者也發於陽者火自外致
者也自內生者爲五內之火宜清宜降者也自外致者爲風
熱之火宜散宜升者也今人凡見火證無分表裡必曰木火
同氣動輒稱爲風熱多用升陽散火之法嗚呼此似近理孰
得非之而不知至理所在無容混也夫風熱之義其說有二
有因風而生熱者有因熱而生風者因風生熱者以風寒外
閉而火鬱於中此外感陽分之火風爲本而火爲標也因熱

生風者以熱極傷陰而火達於外此內傷陰分之火火爲本而風爲標也經曰治病必求其本可見外感之火當先治風風散而火自息宜升散不宜清降內生之火當先治火火滅而風自清宜清降不宜升散若反而爲之則外感之邪得清降而閉固愈甚內生之火得升散而燔燎何當此其內因外因自有脈證可詳辨也余閱方書所見頭目口齒咽喉臟腑陰火等證悉云風熱多以升降並用從逆兼施獨不慮升者碍降降者碍升乎從者忌逆逆者忌從乎經曰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又曰病生於內者先治其陰後治其陽反者益甚病生於陽者先治其外後治其內反者益甚此自不易之正理故余之立方處治宜抑者則直從乎降宜舉者則直從乎升所以見效速而絕無耽延之患亦不過見之真而取之捷耳若今人之輕病致重重病致危而經年累月日深日甚以致不救者謂非兩端之誤之也乎明者於此最當辨也

夏月伏陰續論 二十三

夏月伏陰在內此本天地間陰陽消長之正理顧丹溪特爲此論而反乖其義因以致疑於人其謂何也觀其所論曰人與

天地同一橐籥子月一陽生陽初動也寅月三陽生陽初出於地也此氣之升也巳月六陽生陽盡出於土矣此氣之浮也人之腹屬地氣於此時浮於肌表散於皮毛腹中虛矣世言夏月伏陰在內此陰字有虛之義若作陰涼看其誤甚矣且其時陽浮地上燔灼焚燎流金爍石何陰冷之有若於夏月火令之時妄投溫熱寧免實實虛虛之患乎此丹溪之言虛是固然矣若以陰冷二字爲誤而夏月禁用溫熱此則余所不服也何以見之夫天地之道惟此陰陽陰陽之變惟此消長故一來則一往一升則一降而造化之機正互臟爲用

者也經曰陰主寒陽主熱又曰氣實者熱也氣虛者寒也此本陰陽之常性也今既云夏月之陽盡浮於外則陰伏於內矣陰盛則陽衰也非寒而何陽浮於外則氣虛於中矣氣虛卽陽虛也非寒而何此固不易之理也然而尤有顯然者則在井泉之水當三冬之寒冽而井泉則溫盛夏之炎蒸而泉源則冷此非外寒內熱外熱內寒之明驗乎此又歲歲皆然主氣之常候也至若主氣之外又有客氣而天以五周地以六備寒暄遞遷氣更應異如伏明之紀寒清數舉卑監之紀風寒並興堅成之紀陽氣隨陰治化流行之紀寒司物化天

地嚴凝太陽司天寒氣下臨寒清時舉太陰司天地迺藏陰
太寒且至等義是無論冬夏皆有非時之氣以動爲民病者
也又豈因夏月之火令遂可謂之無寒而禁用溫熱乎且付
陰之義本以陰陽對待寒熱爲言若但以陰字爲虛則夏月
伏陰宜多虛證冬月伏陽卽無虛矣豈其然乎又若夏月宜
禁溫熱則冬月宜禁寒涼無待言也今見四時之病盛夏每
多吐瀉深冬偏見瘡疹諸如此類豈非冬多內熱夏多中寒
乎總之夏有熱證亦有寒證冬有實證亦有虛證雖從時從
證貴乎因病制宜然夏月伏陰之義此實天人之同氣疾病
之玄机有必不可不察而忽之者也今若丹溪之論則於理
反諄而何切於用卽無此論亦何不可近見徐東皋亦述丹
溪之說云夏月無寒世人不察而用溫熱爲世通弊若謂夏
月伏陰宜服溫熱則冬月伏陽宜服寒涼然則孟子冬日飲
湯夏日飲水亦不足信歟噫此公都子之言也不過借喻內
外原非用析陰陽而徐氏曲引爲證獨不思經文易義儻相
背乎內經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曰寒極生熱熱極生寒曰
重陰必陽重陽必陰曰相火之下水氣承之君火之下陰精
承之曰此皆陰陽表裏內外雌雄相輸應也故以應天之陰

陽也。又如周易之兩儀，有陰必有陽也。兩儀而四象，陰陽之中，復有陰陽也。在泰之義，則曰內陽而外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在否之義，則曰內陰而外陽；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由此觀之，則丹溪之論東皋之引證，皆吾之所不信也。故復爲此續論。

陽不足再辨 二十四

原天地陰陽之化生，實生民性命之根本。善把握補救之妙用，誠吾道代天之大權。使我於此而見理不真，則加水用湯，反成戕賊。害有不可勝言者。予自初年嘗讀朱丹溪陽有餘陰

華先生中藏
筆卷一日天
者陽之字地
者陰之屬陽
者生之本陰者
歟之基天地之
間陰陽輔佐
者人也得其陰
者生得其陰
者必陽中之
陽爲高向真
陰中之陰爲
幽鬼故鍾
於陽者長鍾
於陰者短矣
換者陽之字
多其者陰之
根陽務其上
陰務其下陽
行也連陰行
也發陽之體
陰之休重
陰陽之則
天地和人
氣盛陰陽

不足論。未嘗不服其高見。自吾漸立以來，則疑信相半矣。又自不惑以來，則始知其大謬矣。故予於類經求正錄中，附有大寶論一篇，正所以救其謬也。然常恐見淺言偏，遺殃後世。每懷疑懼，而望正高明者久矣。不意付梓數載，斧削無聞。見信明賢，庶竊自慰。茲於丙子之夏，始得神交一友，傳訓數言，詢其姓氏，則知爲三吳之李氏也。誦其指南，則曰：陽常有餘，陰常不足。此自丹溪之確論，而茲張子乃反謂陽常不足，陰常有餘，何至相反若此。而自是其是，豈矯強以自銜歟。抑別有所本歟。姑無勞口吻，以辨其孰是孰非。第以人事証之，則

運則天地否
而人氣厥故
天地得其陽
則疾增其
陰則其
之曰陽勿
外則陰勿
侵之
常宜損陽
常宜益陰
之中者陰陽
勻俾其

中之陽天仙
賜号陰中
陰下思持名
順陰者多道
減順陽者多
長生逢斯

是非立見矣。如人自有生以來，男必十六而精始通，女必十
四而經始至。及其衰也，男精竭於八八，女血淨於七七。凡精
血既去，而人猶賴以不死者，惟此氣耳。夫氣為陽，精血陰也。
而氣猶在此，非陰常不足，陽常有餘之明驗乎？以是知先賢
之金石本非謬，而後學之輕妄，何容易也！予聞此說，益增悲
嘆。悲之者，悲此言之易動人聽，而無不擊節稱善也。紫可亂
朱，莫此為甚。使不辨明，將令人長夢不醒，而性命所係，非渺
小是可悲也。悲已而喜，喜之者，喜至道之精微，不經駁正，終

不昭明。幸因其說得啟此端，而得解此惑，是可喜也。今即李
子之言以辨之。如其以精為陰，以氣為陽，本非誣也。第其所
覷在眉睫，則未免錯認面目，而呼張作李矣。不知精即水也。
水即陽也。若以水火言，則水誠陰也，火誠陽也。若以化生言，
則萬物之生，其初皆水。先天後天皆本於水。而水即陽之化
也。何以見之？如水在五行則生於一天，水在六氣則屬乎太
陽。此水則為陰否？又若精在人身，精盛則陽強，精衰則陽痿。
此精之為陰否？再若養生家所重者，惟曰純陽。純陽之陽，以
精言也。精若滲漏，何陽之有？此又精之為陰否？又丹書云：分

陽未盡則不死分陰未盡則不仙亦言仙必純陽也若據李子之說則但盡泄其精便成純陽學仙之法豈不易乎誠可哂也蓋李子之見但見陰陽之一竅未見陰陽之全體夫陰陽之道以綱言之則位育天地以目言之則縷析秋毫至大至小無往而非其化也若以清濁對待言則氣爲陽精爲陰此亦陰陽之一目也若以死生聚散言則凡精血之生皆爲陽氣得陽則生失陽則死此實性命之化源陰陽之大綱也人之生也譬諸草木草木之初其生苗也繼而生枝葉再而生花實及其衰也花實落而枝葉存以漸而凋也此草木之

盛衰有時故曰生長化收藏而候有不同也人之生也亦猶是耳初而生嬰孩繼而生精血再而生子女及其衰也精血去而形猶存以漸而終也此人生之盛衰亦有其時故曰生長壯老已而年有不同也然則自幼至老凡在生者無非生氣爲之主而一生之生氣何莫非陽氣爲之主而但有初中之異耳若以人之精至爲陰至豈花果之成亦草木之陰至耶而枝葉未凋卽草木之陽在耶且陽氣在人卽人人百歲亦不過得分內之天年而今見百人之中凡盡天年而終者果得其幾此其天而不及者皆非生氣之不及耶而何以見

陽之有餘也。陽強則壽，陽衰則夭。又何以見陽之有餘也？難得而易失者，惟此陽氣。既失而難復者，亦惟此陽氣。又何以見陽之有餘也？觀天年篇曰：人生百歲，五臟皆虛，神氣皆去，形骸獨居而終矣。夫形陰也，神氣陽也。神氣去而形猶存，此正陽常不足之結局也。而可謂陽常有餘乎？至若精氣之陰陽，有可分言者，有不可分言者。如前云清濁對待之謂也，不可分者，如修煉家以精氣神爲三寶，蓋先天之氣由神以化氣，化精，後天之氣由精以化氣，化神，是三者之化生互以爲根本，同一氣，此所以爲不可分也。故有善治精者能

使精中生氣，善治氣者能使氣中生精，此自有可分不可分之妙用也。得若寒熱之陰陽，則不可不分。蓋寒性如水，熱性如炭，水炭不謀，奚堪妄用？予故曰：精氣之陰陽，有不可離，寒熱之陰陽，有不可混。此醫家最切之法言也。且精血之陰陽，言稟賦之元氣也。寒熱之陰陽，言病治之藥餌也。今欲以不足之元陽，作有餘而云火，則相習以苦寒之劣物，用爲補劑，以滋陰。嗟嗟！牛山有限之生氣，果能堪此無窮之陰剝否？啞子喫黃連，無容伸訴者，四百年於茲矣。夫以有望之丹溪言，且若此，而矧其他乎？古人云：非聖之書不可讀，此其尤甚。

者也。然天地陰陽之道本自和平，一有不平，則災害至矣。而
余謂陽常不足，豈亦非一偏之見乎？蓋以丹溪補陰之說，謬
故不得不爲此反言，以救萬世之生氣。夫人之所重者，惟此
有生而何以能生，惟此陽氣無陽則無生矣。然則欲有生者，
可不以此陽氣爲寶，卽日慮其虧，亦非過也。而余謂陽常不
足者，蓋亦惜春之杞人耳。苟誠見左，仍望明賢再駁。

小兒補腎論

二十五

觀王節齋曰：小兒無補腎法，蓋小兒稟父精而生，男至十六而
腎始充滿，既滿之後，妄用虧損，則可用藥補之。若受孕之時

稟之不足，則無可補。稟之原足，又何待於補耶？嗚呼！此言之
謬，謬亦甚矣。夫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精合而形始成，此形卽
精也。精卽形也。治精之所以治形，治形卽所以治精也。第時
有初中，則精有衰盛，故小兒於初生之時，形體雖成，而精氣
未裕，所以女必十四，男必十六，而後天癸至。天癸既至，精之
將盛也。天癸未至，精之未盛也。茲以其未盛，而遽謂其無精，
也可乎？且精以至陰之液，本於十二臟之生化，不過藏之於
腎。原非獨出於腎也。觀上古天真論曰：腎者主水，受五臟六
腑之精而藏之。此精之所源，其不止於腎也可知矣。王節齋

止知在腎而不知在五臟若謂腎精未泄不必補腎則五臟之精其有稟賦之虧人事之傷者豈因其未泄而總皆不必補耶夫小兒之精氣未盛後天之陰不足也父母之多慾水虧先天之陰不足也陰虛不知治本又何藉於人爲以調其元贊其化乎此本原之理有當深察者如此再以小兒之病氣論之凡小兒之病最多者惟驚風之屬而驚風之作則必見反張戴眼斜視抽搐等證此其爲故總由筋急而然蓋血不養筋所以筋急真陰虧損所以血虛此非水衰之明驗乎夫腎主五液而謂血不屬腎吾不信也肝腎之病同一治今筋病如此而欲舍腎水以滋肝木吾亦不信也且大陽少陰相爲表裏其經行於脊背而爲目之上網今以反折戴眼之證偏多見於小兒而謂非水臟陰虛之病吾更不信也矧以陽邪亢極陰竭則危臟氣受傷腎窮則死此天根生息之基尤於小兒爲最切然則小兒之病其所關於腎氣者非眇而顧可謂小兒無補腎法耶決不信決不信

景岳全書卷之二道集

會稽 張介賓 會卿著

會稽 魯 超 謙菴訂

傳忠錄下

命門餘義 二十六 共六條

命門之義內經本無惟越人云腎有兩者非皆腎也左者為腎右者為命門命門者諸神精之所舍原氣之所繫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也余以其義有未盡且有可疑故著有三焦胞絡

命門辨附梓類經之末似已盡其槩矣然而猶有未盡者恐不足以醒悟後人茲因再悉其蘊條列于左

一命門爲精血之海脾胃爲水穀之海均爲五藏六腑之本然命門爲元氣之根爲水火之宅五藏之陰氣非此不能滋五藏之陽氣非此不能發而脾胃以中州之土非火不能生然必春氣始於下則三陽從地起而後萬物得以化生豈非命門之陽氣在下正爲脾胃之母乎吾故曰脾胃爲灌注之本得後天之氣也命門爲化生之源得先天之氣也此其中固有本末之先後觀東垣曰補腎不若補脾許知可曰補脾不

若補腎此二子之說亦各有所謂固不待辨而可明矣

一命門有火候卽元陽之謂也卽生物之火也然稟賦有強弱則元陽有盛衰陰陽有勝負則病治有微甚此火候之所以宜辨也茲姑以大綱言之則一陽之元氣必自下而升而三焦之普濩乃各見其候蓋下焦之候如地土化生之本也中焦之候如竈釜水穀之爐也上焦之候如太虛神明之字也下焦如地土者地土有肥瘠而出產異山川有厚薄而藏蓄異聚散操權總由陽氣人於此也得一分卽有一分之用失一分則有一分之虧而凡壽夭生育及勇怯精血病治之基

無不由此元陽之足與不足以爲消長盈縮之主此下焦火
候之謂也○中焦如竈釜者凡飲食之滋本於水穀食強則
體壯食少則身衰正以胃中陽氣其熱如釜使不其然則何
以朝食午卽化午食申卽化而釜化之速不過如此觀竈釜
之少一炬則遲化一項增一炬則速化一時火力不到則全
然不化卽其證也故脾胃之化與不化及飲食之能與不能
亦總由陽明之氣有強與不強而陰寒之邪有犯與不犯耳
及其病也則漸痞漸脹或隔或嘔或十化共三五或膨聚而
不消或吞酸噯腐而食氣不變或腹疼肚痛而終日不饑或

清濁不分或完穀不化蓋化則無不運行不化則無不畱滯
運行則爲氣爲血畱滯則爲積爲痰此其故謂非胃氣之不
健乎而何以不健謂非火候之無力乎今見治痞治脹及治
吞酸噯腐等症無論是熱非熱動輒呼爲胃火餘燼其幾尚
能堪否此中焦火候之謂也○上焦如太虛者凡變化必著
於神明而神明必根於陽氣蓋此火生氣則無氣不至此火
化神則無神不靈陽之在下則溫煖故曰相火以位陽之在
上則昭明故曰君火以明是以陽長則陰消而離照當空故
五官治而萬類盛陽衰則陰勝而陽爲陰抑故聰明奪而神

候

氣滅而凡人之聲色動定及智愚賢不肖之有不齊者何非陽德爲之用此上焦火後之謂也○此以三焦論火候則各有所司而何以皆歸之命門不知水中之火乃先天真一之氣藏於坎中此氣自下而上與後天胃氣相接而化此實生之木也是以花萼之榮在根柢竈釜之用在柴薪使真陽不發於淵源則總屬無根之火矣火而無根卽病氣也非元氣也故易以雷在地下而爲復可見火之標在上而火之本則在下且火知就燥性極畏寒若使命門陰勝則元陽畏避而龍火無藏身之地故致遊散不歸而爲煩熱格陽等病凡

善治此者惟從其性但使陽和之氣直入坎中據其窟宅而招之誘之則相求同氣而虛陽無不歸原矣故曰甘溫除大熱正此之謂也奈何昧者不明此理多以虛陽作實熱不思溫養此火而但知寒涼可以滅火安望其尚畱生意而不使之速斃耶此實醫家第一活人大義旣從斯道不可不先明斯理倘三焦有客熱邪火皆凡火耳固不得不除而除火何難是本非正氣火候之謂也學者於此當深明邪正二字則得治生之要矣

一命門有生氣卽乾元不息之幾也無生則息矣蓋陽主動陰

主靜陽主升陰主降惟動惟升所以陽得生氣惟靜惟降所以陰得死氣故乾元之氣始於下而盛於上升則向生也坤元之氣始於上而盛於下降則向死也故陽生子中而前升後降陰生午中而前降後升此陰陽之岐相間不過如毛髮及其竟也則謬以千里而死生之柄實惟此毫釐升降之機耳又如水煖則化氣化氣則升無不生也水寒則成冰成冰則降無不死也故腎氣獨沉則奉生者少即此生氣之理也至若人之生氣則無所不在亦無所不當察如藏腑有生氣顏色有生氣聲音有生氣脉息有生氣七竅有生氣四肢有

生氣二便有生氣生氣即神氣神自形生何不可辨衰者速培猶恐不生尚堪伐乎而况其甚者乎故明師察此必知孰者已虧孰者猶可孰者能益生氣孰者能損生氣孰者宜先攻病氣以保生氣孰者宜先固生氣以禦病氣務思病氣雖如此生氣將如何見在雖如此日後將如何使不有原始要終之明則皆寸光之流耳雖然此徒以斯道爲言也而斯道之外猶有說焉夫生氣者少陽之氣也少陽之氣有進無退之氣也此氣何來無非來自根本此氣何用此中尤有玄真蓋人生所貴惟攤氣耳而出入之權在呼吸斯氣數之寶藏

也。河車之濟在轆轤實轉運之神機也。其進其退其得其失總在生息之間而彭殤之途於斯判矣。經曰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卽此生氣之謂也。予見遭剝於是者不可勝紀故特明其義於此。

一命門有門戶爲一身鞏固之關也。經曰倉廩不藏者是門戶不要也。水泉不止者是膀胱不藏也。得守者生失守者死。又曰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又曰北方黑色入通於腎開竅於二陰是可見北門之至總在乎腎而腎之政令則總在乎命門。蓋命門爲北辰之樞司陰陽之柄。

陰陽和則出入有常陰陽病則啓閉無序故有爲癰閉不通者以陰竭水枯乾涸之不行也有爲滑泄不禁者以陽虛火敗收攝之無主也。陰精旣竭非壯水則必不能行陽氣旣虛非益火則必不能固。此固其法也。然精無氣不行氣無水不化。此其中又有可分不可分之妙用亦在乎慧者之神悟有非可以筆楮盡者。

一命門有陰虛以邪火之偏勝也。邪火之偏勝緣真水之不足也。故其爲病則或爲煩渴或爲骨蒸或爲欬血吐血或爲淋濁遺泄。此雖明是火證而本非邪熱實熱之比。蓋實熱之火

其來暴而必有感觸之故。虛熱之火其來徐而必有積損之
因此虛火實火之大有不同也。凡治火者實熱之火可以寒
勝可以水折所爲熱者寒之也。虛熱之火不可以寒勝所謂
勞者溫之也何也。蓋虛火因其無水只當補水以配火則陰
陽得平而病自可愈。若欲去火以復水則既虧之水未必可
復而並火去之豈不陰陽兩敗。且苦寒之物絕無升騰之
生氣而欲其補虛無是理也。故予之治此必以甘平之劑專
補真陰。此雖未必卽愈自可無害。然後察其可乘或暫一清
解或漸加溫潤必使生氣漸來庶乎脾可健則熱可退肺漸
潤則嗽漸寧方是漸復之佳兆。多有得生者若但知知栢爲
補陰則愈敗其腎而致泄瀉食減必速其殆矣。

誤謬論 二十七

經曰揆度奇恒道在於一得一之精以知死生此卽斯道中精
一執中之訓也。凡天人之學總無出此矧醫之爲道性命判
於呼吸禍福決自指端此於人生關係較之他事爲尤切也。
以此重任使不有此見此識誠不可猜摸嘗試以誤生靈矧
立法垂訓尤難苟且倘一言失當則遺禍無窮一劑妄投則
害人不淺此誤謬之不容不正也。竇自從斯道常稽往古所

見軒岐之下凡明良繼出何代無之然必欲求其得中者則舍靈素之外似亦不多其人蓋竊見相傳方論每多失經意背經旨斷章取義假借數語以飾一偏之詭說者比比其然此總屬意見有不到至理有未明故各逞胸臆用示已長致令斯道失中大違精一之義此則醫之於人亦何賴焉是豈知道本一源理無二致自一源而萬變則萬變仍歸於一自二致而錯亂則錯亂遂其爲兩故言外有理理外亦有言如理有在而言不能達者此言外之理也有可以言而不可以行者此理外之言也然理外豈別有言乎第以疑似之間加

之便佞則真爲僞奪而道傷之築從來有矣如古之楊墨異端今之傳奇小說謂皆非理外之言乎言可假借則是非亂而強辯出由是賢者固執愚者亦固執如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此賢者之固執也其有言僞而辯行僻而堅必不知反必不可移者此愚者之固執也執中者見事之舛則不得不言以利害所關不容已也邪僻者見人之長則反詆其短以鄙陋不伸不肯已也千古來是非邪正每爲此害矧以惟類知類而當局者亦難其人耳然此輩雖云偏拘猶知傍理自非曳白者所能其奈此中尚有全不

知脉絡而止識皮毛者亦且囂囂偏能宜俗是不過見熱則用寒見寒則用熱見外感則云發散見脹滿則云消導若然者誰不得而知之設醫止於是則賤子庸夫皆堪師範又何明哲之足貴乎嗟嗟朱紫難辨類多如此予因遡源稽古卽自金元以來爲當世之所宗範者無如河間丹溪矣而且各執偏見左說盛行遂致醫道失中者迄今四百餘年矣每一經日殊深扼腕使不速爲救正其流弊將無窮也茲姑撮其數條以見倍理之談其有不可信者類如此庶乎使人警悟易轍無難倘得少補於將來則避諱之罪亦甘爲後人而受之矣

辨河間 二十八
共九條

劉河間原病式所列病機原出自內經至真要大論蓋本論詳言五運六氣盛衰勝復之理而以病機一十九條總於篇末且曰有者求之無者求之盛者寫之虛者補之令其調達而致和平是可見所言病機亦不過挈運氣之大綱而此中有無之求虛實之異最當深察總惟以和平爲貴也故五常政大論又詳言五運三氣之辨則火之平氣曰升明火之太過曰赫曦火之不及曰伏明此虛火實火之辨則有而冰炭之

全書卷三
傳品錄
異而內經不偏不倚之道固已詳明若是奈何間不能通察
本經全肯遂單採十九條中一百七十六字演爲二百七十
七字不辨虛實不察盛衰悉以實火言病著爲原病式以訖
於今夫實火爲病固爲可畏而虛火之病尤爲可畏實火固
宜寒涼去之本不難也虛火最忌寒涼若妄用之無不致死
矧今人之虛火者多實火者少豈皆屬有餘之病顧可槩言
爲火乎歷觀唐宋以前原未嘗偏僻若此繼自原病式出而
丹溪得之定城遂目爲至寶因續著局方發揮及陽嘗有餘
等論卽如東垣之明亦因之而曰火與元氣不兩立此後如

常

王節齋戴原禮輩則祖述相傳徧及海內凡今之醫流則無
非劉朱之徒動輒言火莫可解救多致伐人生氣敗人元陽
殺人於冥冥之中而莫之覺也誠可悲矣卽間有一二特達
明知其非而惜人陽氣則必有引河間之說而群吠之者矣
何從辨哉矧病機爲後學之指南旣入其門則如夢不醒更
可畏也醫道之壞莫此爲甚此誤謬之源不可不察故直筆
於此並再辨其畧于左

一河間論吐酸曰酸者肝木之味也由火盛制金不能平木則
肝木自甚故爲酸也而俗醫主於溫和脾胃豈知經言人之

傷於寒也則爲病熱云云

賓謂吐酸吞酸等證總由停積不化而然而停積不化又總由脾胃不健而然脾土既不能化非溫脾健胃不可也而尚可認爲火盛耶且妄引經文爲證其謬孰甚本證別有詳辨具載吞酸門所當互閱

一河間論瀉痢曰瀉白爲寒青紅黃赤黑皆爲熱也大法瀉利小便清白不瀉爲寒赤色者爲熱又完穀不化而色不變吐利腥穢澄澈清冷小便清白不瀉身涼不渴脉遲細而微者寒證也穀雖不化而色變非曰煩渴小便赤黃而或濇者熱

證也凡穀消化者無問色及他證便爲熱也寒瀉而穀消化者未之有也或火王疾速而熱甚則傳化失常穀不能化而殮泄者亦有之矣○又曰痢爲濕熱甚於腸胃怫熱鬱結而成或言下痢白爲寒者誤也若果爲寒則不能消穀何由反化爲膿也如世之穀肉果菜濕熱甚則自然腐爛化爲濁水故食於腹中感人濕熱邪氣則自然潰發化爲膿血也

據河間此說似是而非誤人不淺夫瀉白爲寒人皆知也而青挾肝邪脾虛者有之豈熱證乎紅因損藏陰絡傷者有之豈盡熱乎正黃色淺食半化者有之豈熱證乎黑爲水色元

陽衰者有之。豈熱證乎？若此者，皆謂之熱。大不通矣。且凡瀉痢者，水走大腸，小水多，濟水枯，液涸，便尿多黃，此黃瀼之證。未必皆由熱也。亡液者，渴亡陰者，煩。此煩渴之證，未必盡爲熱也。至如完穀不化，澄澈清冷，誠大寒矣。然人有偶以寒邪傷藏，或偶以生冷犯脾，稍失溫和，卽病瀉痢者，此本受寒，然未必卽大寒證也。且凡脾胃初傷，陽氣猶在，何能卒至清冷，遂成完穀不化？若必待清冷不化，始云爲寒，則陽已大敗，又豈無漸寒而遽至若此者哉？夫漸寒者，卽寒證也。此等證候，犯者極多。若作熱治，用寒涼，夫旣以生冷傷於前，復以寒涼

敗於後，乃至冰堅於霜而遭其厄者，皆此論之殺之也。再觀其前條，則猶云瀉白爲寒也。觀其後條，則又云或言下痢白爲寒者，誤也。然則凡治此者，舍清涼之外，則必無寒證矣。謬甚，謬甚。○又若寒則不能消穀，及穀化爲膿之說，則尤爲不妥。夫飲食有時，本當速化。此自胃氣之常人，皆賴之以爲生也。若化覺稍遲，便是陽虛之病。又何待不能消穀而始爲寒乎？矧以所下膿垢，原非穀之所化。蓋飲食入胃，凡其神化而歸於營衛者，乃爲膏血，其不能化而留於腸胃者，惟糟粕耳。此其爲精爲穢，本自殊途。是以糟粕不能化，膿從可知矣。且

全書卷三
傳品錄
三
垢亦非膿而實腸藏之脂膏也何以知之近有偶病而服硝黃等藥者隨瀉而下必有如膿之垢又或偶患泄瀉者於一二日間卽有此垢豈熱化之膿其速有如此乎又如久痢不已或經年累月不能痊可而每日所下皆有膿垢者豈熱化之膿可以久延如此乎此其非膿也明矣旣知非膿安得皆云爲熱此蓋以腸藏受傷而致膏脂不固隨剝隨下所以如此若不爲之安養藏氣而再用寒涼以治其熱則未有不藏氣日敗而必至於死故今之治痢多危者率受此害最當察也

一河間曰假如下痢赤白俗言寒熱相兼其說尤誤豈知水火陰陽寒熱者猶權衡也一高必一下一盛必一衰豈能寒熱俱甚於腸胃而同爲痢乎如熱生瘡瘍而出白膿者豈可以白爲寒歟由其在皮膚之分屬肺金故色白也在血脈之分屬心火故爲血瘡也在肌肉屬脾土故作黃膿在筋部屬肝木故膿色帶蒼深至骨屬腎水故紫黑血出也各隨五藏之部而見五色是謂標也本則一出於熱但分深淺而以大法下迫窘痛後重裏急小便赤澇皆屬燥熱而下痢白者必多有之然則爲熱明矣

全書卷三
專忠錄 辨誤
三

據此說以五色分五藏其理頗通若謂本則一出於熱則大不通矣且五藏之分五色之證則猶有精義余因其說並爲悉之夫瀉出於臟無不本於脾胃脾胃之傷以五氣皆能犯之故凡其兼赤者則脾心證也兼青者脾肝證也兼白者脾肺證也兼黑者脾腎證也正黃者本藏證也若以脾兼心火乘土也其土多熱言火可也以脾兼肝土受尅也其土多敗非火也以脾兼腎水反尅也其土多寒非火也以脾兼肺母氣泄也其土多虛非火也本藏自病脾受傷也其土多濕非火也此兼證之盛衰其逆順有如此且凡脾腎之強者有實

熱脾腎之弱者皆虛寒此藏氣之可辨也矧火本熱而尚有虛火實火之異風本陽也而亦有風熱風寒之異土本乎中氣也而亦有濕熱寒濕之異至於金之寒水之冷同歸西北之化則其寒多熱少理所必致豈可謂五藏之病本則一出於熱乎因致寒證之含冤者此言之不得辭其責也○又赤白義詳後丹溪條中

一河間曰夫治諸痢者莫若於辛苦寒藥治之或微加辛熱佐之則可蓋辛熱能發散開通鬱結苦能燥濕寒能勝熱使氣宣平而已如錢氏香連丸之類是也故治諸痢者黃連黃栢

爲君以至苦大寒正主濕熱之病

據河間此說最爲治痢之害又觀其所著藥性則曰諸苦寒藥多泄惟黃連黃柏性冷而燥故自丹溪而後相傳至今凡治痢者舉世悉用寒涼皆此說之誤之也毋論其他姑以苦能燥濕一言辨之則河間之見大左矣夫五味之理悉出內經內經有曰以苦燥之者蓋言苦之燥者也河間不能詳察便謂是苦皆燥而不知內經之言苦者其性有二其用有六如曰火生苦曰其類火其味苦曰少陽在泉爲苦化少陰在泉爲苦化曰濕淫於內治以苦熱燥淫於內治以苦溫是皆

言苦之陽也曰酸苦涌泄爲陰曰濕司於地熱反勝之治以苦冷曰濕化於天熱反勝之治以苦寒是皆言苦之陰也此其言性之二也又曰以苦發之以苦燥之以苦溫之以苦堅之以苦泄之以苦下之此其言用之六也蓋苦之發者麻黃白芷升麻柴胡之屬也苦之燥者蒼朮白朮木香補骨脂之屬也苦之溫者人參附子乾薑肉桂吳茱萸肉豆蔻秦椒之屬也苦之堅者續斷地榆五味訶子之屬也苦之泄者梔枳芩連木通膽草之屬也苦之下者大黃芒硝之屬也夫氣化之道惟陽則燥惟陰則濕此不易之理也豈以沉陰下降有

如黃連黃栢之屬者以至苦大寒之性而猶謂其能燥有是理乎是但知苦燥之一言而不察苦發苦溫苦堅苦泄苦下之五者抑又何也凡醫中之訛每有云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者類如此因致後人治痢多不分寒熱虛實動以河間之法及其將危猶云血色如此何敢用溫腹痛如此何敢用補死而無悟深可哀也誰之咎與誰之咎與

一河間腫脹條云腫脹者熱勝則腑腫如六月濕熱太甚而庶物隆盛則水腫之義明可見矣

據此說豈其然乎夫腫脹之病因熱者固有之而因寒者尤不少蓋因熱者以濕熱之壅而陰道有不利也因寒者以寒濕之滯而陽氣有不化也故經曰藏寒生滿病又曰胃中寒則脹滿是皆軒岐之言也由此觀之豈脹皆熱病耶且庶物隆盛乃太陰之陽化以此擬形質之強壯則可以此擬腑腫之病象擬亦左矣

河間曰戰慄動搖火之象也慄寒慄也或言寒戰為脾寒者未明變化之道也此由心火熱甚亢極而戰反兼水化制之故寒慄也然寒慄者由火甚似水實非兼有寒氣也

據此說則凡見寒戰皆為火證而何以經曰陰勝則為寒又

日陽虛畏外寒。又曰陽虛而陰盛外無氣。故先寒慄也。又曰陽明虛則寒慄鼓頷也。凡此者皆屬經言。而河間悉言爲火。其然否可知也。

一河間曰驚者心卒動而不寧也。所謂恐則喜驚者恐則傷腎。而水衰心火自甚。故喜驚也。

據此所云恐則喜驚恐則傷腎。然經曰肝氣虛則恐。又曰恐則氣下。驚則氣亂。夫肝氣既虛。腎氣既傷。而復見氣下氣亂。無非陽氣受傷之病。陽氣既傷。則何由心火遽甚。而驚則皆由火也。即曰恐則傷腎。不能滋養肝木。而肝虛則驚。又何不

可且腎水獨衰者有之。豈必水衰即火盛也。今常見驚恐之人。必陽痿遺溺。其虛可知。然因火入心而驚者。固亦有之。未有因恐而驚者。皆可指爲火證。則倍理甚矣。

一河間曰虛妄者以心火熱甚。則腎水衰而志不精。一故神志失常。如見鬼神。或以鬼神爲陰而見之。則爲陰極脫陽而無陽氣者。此妄意之言也。

據此一說。則凡以神魂失守而妄見妄言者。俱是火證。亦不然也。夫邪火盛而陽狂見鬼者。固然有之。又豈無陽氣太虛。而陰邪爲鬼者乎。難經曰脫陰者目盲。脫陽者見鬼。華元化

日得其陽者生得其陰者死豈皆妄意之言乎何自信之如此也

辨丹溪

二十九
共九條

嘗見朱丹溪陽常有餘陰常不足論謂人生之氣常有餘血常不足而專以抑火爲言且妄引內經陽道實陰道虛及至陰虛天氣絕至陽盛地氣不足等文強以爲證此誠大倍經旨大伐生機之謬談也何也蓋人得天地之氣以有生而有生之氣卽陽氣也無陽則無生矣故凡自生而長自長而壯無非陽氣爲之主而精血皆其化生也是以陽盛則精血盛生

氣盛也陽衰則精血衰生氣衰也故經曰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是豈非血生於氣乎丹溪但知精血皆屬陰故曰陰常不足而不知所以生精血者先由此陽氣倘精血之不足又安能陽氣之有餘由此慮之何不曰難成易虧之陽氣而反曰難成易虧之陰氣是何異但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乎故其所立補陰等方謂其能補陰也然知栢止堪降火安能補陰若任用之則戕伐生氣而陰以愈亡以此補陰謬亦甚矣及察其引證經文則何其謬誕若經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此太陰陽明論

言脾之與胃生病有異以陽明主表太陰主裏凡犯賊風虛邪者陽受之陽受之則入六府而外邪在表邪必有餘故曰陽道實也。食飲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陰受之則入五藏而內傷藏氣藏必受虧故曰陰道虛也。此本經以陽主外陰主內而言陽病多實陰病多虛有如此豈以天地和平之陰陽而謂其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乎。勉强引證此一謬也。又經曰至陰虛天氣絕至陽盛地氣不足此方盛衰論言陰陽否隔之爲病謂陰虛於下則不升下不升則上亦不降是至陰虛天氣絕也陽亢於上則不降上不降則下亦不升是至陽

盛地氣不足也。此本以上下不交者爲言亦非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之謂也。且下二句猶或似之而上二句云至陰虛天氣絕則何以爲解此更謬也。以丹溪之通博而胡爲妄引若此抑爲偏執所囿而忘其矯強乎。余陋不自覺而念切在道故不能爲丹溪諱而摘正於此猶俟高明之評教。

一丹溪相火論曰五行各一其性惟火有二曰君火人火也曰相火天火也。火內陰而外陽主乎動者也。故凡動皆屬火。天主生物故恒於動人有此生亦恒於動其所以恒於動者皆相火之所爲也。故人自有知之後五志之火爲物所感不能

不動爲之動者卽內經五火也相火易起五性厥陽之火相
扇而妄動矣火起於妄變化莫測無時不有煎熬真陰陰虛
則病陰絕則死

據丹溪此論則無非闡揚火病而崇其補陰之說也第於此
而淺視之則若或近理故易動人於此而深味之則意識皆
幻大是誤人余請精繹其義用解後人之惑何如蓋自一元
初肇兩儀繼之則動靜於斯乎見而陽主動陰主靜也自兩
儀奠位而五行布之則氣質各有所主而火主熱水主寒也
此兩儀動靜爲五行之先天先天者性道也五行寒熱爲兩

儀之後天後天者變體也先後之理有可混言者有不可混
言者其可混者如火木屬陽卽言火爲動若爲不可也其不
可混者以陽爲元氣之大主火爲病氣之變見而動乃陽之
性道安得以性道爲病變而言凡動皆屬火也卽自天人論
之則曰天行健豈大動卽火乎又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豈人
動卽火乎使天無此動則生機息人無此動則性命去又何
可以火言動乎若謂之火則火必宜去而性亦可去乎若謂
凡動皆屬火則豈必其不動而後可乎夫以陽作火詞若相
似而理則大倍矣故在丹溪則曰陰虛則病陰絕則死余則

日陽虛則病陽脫則死此機微疑似中有毫釐千里之異臨
岐者不可不詳察也或日子言雖是第未達丹溪之意耳如
曰五藏各有火五志激之其火隨起以致真陰受傷陰絕則
死者豈非因動生火乎予曰此或因情慾之思動火者止有
一證如慾念不遂或縱慾太過致動相火而為勞為瘵者誠
有之也此外而五志之動皆能生火則不然也夫所謂五志
者喜怒思憂恐也經曰喜傷心怒傷肝思傷脾憂傷肺恐傷
腎五藏既受此傷則五火何由而起又曰喜則氣散怒則氣
逆憂則氣閉思則氣結恐則氣下此五者之性為物所感不

能不動動則耗傷元氣元氣既耗如此則火又何由而起故
經曰五藏者主藏精者也不可傷傷則失守而陰虛陰虛則
無氣無氣則死矣是可見藏不可傷氣亦不可傷未聞傷即
為火也即云為火必有火證使無火證而但以動字敷衍其
說是何異捉影為形而天下事又何不可馬鹿其間乎且常
見五志所傷之人傷極必生戰慄是蓋以元陽不固神氣失
守而然倘遇河間為之和則又必為戰慄皆生於火矣孰是
孰非其幾如此能不為生民痛哉

發
一丹溪局方方揮曰相火之外又有藏府厥陽之火五志之動

各有火起相火者此經所謂一水不勝二火之火出於天造厥陽者此經所謂一水不勝五火之火出於人欲氣之升也隨火炎上升而不降孰能禦之

原經文五火之說乃解精微論中言厥病之目無所見也謂其陽并於上陰并於下陰陽不交所以爲厥厥者逆也由其陽逆於上則火不降陰逆於下則水不升水既不升火又不降而目以一陰之微精不勝五藏之陽逆此單言厥逆之爲病也如此豈言火有五而水止一乎又按二火之說乃逆調論言人有身寒之甚而反不戰慄者名爲骨痺謂其人腎氣

素勝以水爲事則腎脂枯而髓不能滿故寒甚至骨也又以肝爲一陽心爲二陽二藏皆有伏火則一水不勝二火所以身雖寒而不凍慄此單言骨痺之爲病也如此又豈陽常有餘之謂乎若以五火二火盡可引爲火證則如示從容論中有云二火不勝三水者又將何以解之而何獨不引爲言耶試以此問丹溪其將何以答子

一丹溪曰氣有餘便是火又曰五藏各有火五志激之其火隨起若諸寒爲病必須身犯寒氣口得寒物乃爲病寒非若諸火病自內作所以氣之病寒者十無一二

予味丹溪此言不能不掩卷嘆息豈必氣之病寒者十無一
二耶夫氣本屬陽陽實者固能熱陽虛者獨不能寒乎故經
曰氣實者熱也氣虛者寒也又經曰血氣者喜溫而惡寒寒
則泣不能流溫則消而去之則其義有可知矣且今人之氣
實與氣虛者孰爲多寡則寒熱又可知矣然而何以證之如
心氣虛則神有不明肺氣虛則治節有不行脾氣虛則食飲
不能健肝氣虛則魂怯而不寧腎氣虛則陽道衰而精少志
屈胃氣虛則倉廩匱而並及諸經三焦虛則上中下俱失其
職命門虛則精氣神總屬無根凡此者何非氣虛之類氣虛
卽陽虛陽虛則五內不煖而無寒生寒所以多陽衰羸敗之
病若必待寒氣寒食而始爲寒證則將置此輩於何地夫病
之所貴於醫者貴其能識生氣是誠醫家最大關係而丹溪
全不之察故無怪其曰氣有餘便是火而余反之曰氣不足
便是寒使其聞余之說尚不知以爲然否

一丹溪格致餘論曰六氣之中濕熱爲病十居八九

據此說濕熱爲病十居八九則無怪乎寒涼之藥亦宜八九
矣此亦大謬之言也夫陰陽之道本若權衡寒往暑來無勝
不復若偏熱如此則氣候亂而天道乖矣故軒轅帝曰其德

化政令之動靜損益皆何如岐伯曰夫德化政令災變不能相加也勝復盛衰不能相多也往來大小不能相過也用之升降不能相無也各從其動而復之耳此氣交變大論之文豈亦其不足信乎

一丹溪夏月伏陰論曰若於夏月火令之時妄投溫熱寧免實實虛虛之患乎或曰巳月純陽於理或通五月一陰六月二陰非陰冷而何答曰此陰之初動於地下也四陽浮於地上燔灼焚燎金爍石何陰冷之有

據此一說則夏月止宜寒涼矣而何以帝曰服寒而反熱服熱而反寒其故何也岐伯曰治其王氣是以反也然則丹溪止知治王氣而王氣有不可治者何以不知也矧春夏之溫熱秋冬之寒涼此四時之王氣也而風寒暑濕火燥此六周之客氣也故春夏有陰寒之令秋冬有溫熱之時所謂王氣不足客氣勝也所謂必先歲氣無伐天和亦此謂也豈丹溪止知有王氣而客氣之循環勝復又何以不知也然此猶以同氣令言也至若人之血氣陰陽本自不問病之表裏寒熱豈皆如一設以夏月得陰證而忌用溫熱冬月得陽證而忌用寒涼則其人能生乎是丹溪止知時熱宜涼而舍時從證又

何以不知也。觀其所論，止言夏月忌溫熱，不言冬月忌寒涼。何其畏火之見，主火之言，一至於此。

一丹溪局方發揮曰：經云暴注下迫，皆屬於熱。又曰暴注屬於火，又曰下痢清白屬於寒。夫熱爲君火之氣，火爲相火之氣，寒爲寒水之氣，屬火熱者二，屬水寒者一。故瀉痢一證，似乎屬熱者多，屬寒者少。詳玩局方專以熱瀉爲用，若用於下痢清白而屬寒者，斯可矣。經所謂下迫者，卽裏急後重之謂也。其病屬火，相火所爲，其毒甚於熱也。投於瀉熱非殺之，而何據此說以二火一水言瀉痢之由，殊未當也。夫經言暴注下

迫皆屬於熱者，謂暴瀉如注之下迫，非腸澀下痢之謂也。觀太陰陽明論曰：陰受之則入五藏，下爲冷泄，久爲腸澀。然腸澀言久，豈同暴注而皆爲熱乎？且內經所言瀉痢之證，寒者極多，今於泄瀉門詳列可考，何丹溪俱不引證而獨引二火之說，亦勉強矣。及徧考內經，則止有暴注下迫皆屬於熱一句，並無暴注屬於火之文。卽或以屬火之年有言暴注者，然木金土水之年皆有此證，又何以獨言火也？蓋其意專在火，故借引經文以證其說，而不知經言二火者，本言六氣之理也。豈以瀉痢一證爲二火乎？觀之經曰：長夏善病洞泄寒中。

何不曰洞泄熱中則其義可知而丹溪何不察也夫以瀉痢
爲火者本出河間而丹溪宗之故變爲此說戴原禮又宗丹
溪故云痢雖有赤白二色終無寒熱之分通作濕熱治自此
說相傳遂致諸家方論無不皆言濕熱而不知復有寒濕矣
其害孰甚○至若局方一書雖云多用熱瀝然於實熱新邪
豈云皆用此法觀其所載太平丸戊巳丸香連丸薤芩湯之
類豈非以寒治熱者耶又若真人養臟湯大已寒丸胡椒理
中湯之類皆有可用之法其中隨證酌宜顧在用之者何如
耳豈局方專以熱瀝爲用而可斥其非耶且是書之行乃宋
神宗詔天下高醫冬以效方奏進而成者此其中或過於粉
飾者料不能無而真效之方必亦不少第在丹溪之言火多
者謂熱藥能殺人而余察其爲寒多者則但見寒藥之殺人
耳明者其深察之

一丹溪曰痢赤屬血自小腸來白屬氣自大腸來皆濕熱爲本
初得一二日間元氣未虛必推蕩之此通因通用之法大承
氣湯調胃承氣湯下後看其氣病血病而用藥氣用參朮血
用四物痢五日後不可下脾胃氣虛故也壯實者亦可下
據此說以赤白言血氣而分屬大腸小腸其於五行之說則

然而於病情之真則鑿矣。蓋小腸爲心之府，宜其主血；大腸爲肺之府，宜其主氣。然水穀氣化於小腸，豈小腸之非氣乎？或於糞前而見血，豈大腸之無血乎？觀之經曰：血者神氣也。此非赤化於氣乎？又曰：白血出者死。此非白亦爲血乎？蓋白者赤者，無不關乎血氣。但其來淺者白，而來深者則赤也。故經曰：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衄血；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後血。此自至理，何其明顯，而顧可以小腸大腸分血氣哉！然此猶無碍，亦不必深爲之辨也。至若初得一二日間，元氣未虛，必推蕩之爲通。因通用法，則此說不可槩言矣。蓋

此證有不宜下者，有必不可下者，豈以一二日間必可推蕩耶？若病之可瀉者，必其元氣本強，積聚多實，則無論寒邪熱邪，但得一推，則邪從瀉去，而氣本無傷，故可瀉也。使無此元氣，無此脹實，則無可言瀉者矣。則強盛之人，隨食隨化，故飲食不易傷，瀉痢不易犯，卽有所犯，亦無不隨病而隨愈也。其有易病者，必其易傷者也；易傷者，必其本弱者也。所以凡患瀉痢而有久延難愈者，必其弱者多而強者少也。是以治宜推蕩者，亦不過數十中之一二耳。且體弱之證，亦有不同，有微弱者，有次弱者，有大弱者。此其形氣脉息病因證候是實。

是虛自可明辨。凡見脾腎不足而致瀉痢者，則始終皆不可下。若妄用之，則微者必甚，甚者必死，莫可解救。此推蕩之不可輕用也。誠見其致誤者不少矣。卽在丹溪晚年之一隙耳，而亦知前言之過否。

一丹溪痢疾門附錄曰：諸有積者，以肚熱纏痛推之；諸有氣者，以肚如蟹渤驗之。究其受病之源，決之對病之劑。大要以散風邪、行滯氣、開胃脘爲先，不可遽用肉豆寇、訶子、白朮輩以補任寒邪。不可投米殼、龍骨輩以閉澁腸胃。邪得補而愈盛，故變證作，所以日夕淹延而不已也。

據此散風邪、行滯氣、開胃脘三法，亦不過言其大槩，固未盡也。至若補任寒邪之說，則大有不通，而且最易惑人爲害不淺。夫既受寒邪，卽當辨其虛實。然實者必有實證，本不宜補，不宜補而補之，則隨補隨甚，卽顯見也。又何待乎變證？若因臟氣受傷者，則無非虛證，卽宜溫補。蓋溫可以逐寒，邪補可以健脾腎，脾腎既健，寒邪既去，則無不速愈。何反有補任之理？又何有變證之說？且溫補之法，原不在米殼、龍骨之屬，又豈止豆寇、白朮而已乎？若執補任之說而禁用之，則必致虛。

者日虛而變證百出矣。余所見者惟寒涼變證之害不可勝紀。或近則旬日，遠則累月，經年終於殞命而後已。未聞有以溫補變證而日夕淹延不已者。茲余年出古稀，涉歷不少，凡遇人言率多不分虛實，無不曰補任寒邪，無不曰邪得補而愈盛，正以信之者多，所以害之者甚。因致抱疾之輩，寧受寒涼而死，不願溫補而生。究其所由，實由乎此。嗟嗟！一言關係有如是乎。余切悲之。今但反其說曰：以寒遇寒，則畱任寒邪，邪得寒而愈甚。理所必然。遭此害者多矣。因特表其義，謹以告諸惑者。

又總原劉朱二家之說，無非偏執言火。故但見經文有火字，則必引以爲證。凡如前列諸條，果亦有一言合經意者，否彼二子者，旣曰讀經，何以不顧上下文而單扯一句，便可著書妄言。豈謂後世之人都無目耶。抑舉世可欺耶。抑性體之有未明耶。謬已甚矣。吾不得爲之解也。自二子之說行，而軒岐之受誣亦久矣。何也。以後人之遭毒於亡陽者，必謂軒岐之誨之也。使軒岐再起而見之，能無背裂而髮豎乎。此時醫受病之源，實河間創之，而丹溪成之。予爲此論，蓋一則爲後人保生命，一則爲軒岐正道統，一則爲後生淺學知識未廣。凡

初見彼書者無不信爲經訓多致終身受誤害可勝言欲清其流必澄其源故單採二家之畧辨正於此而有餘未盡誠難悉也

論特醫三十一條 共

一時醫治病但知察標不知察本且常以標本藉口曰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是豈知內經必求其本之意故但見其所急在病而全不知所急在命此其孰可緩也孰當急也孰爲今日之當急孰爲明日之更當急也緩急既不知則每致彼此誤認尚何標本爲言乎

一中風證悉由內傷本無外感既無外感必不可散若過用治風等藥則輕者必重重者必速死

一傷寒關係全在虛實二字實者易治虛者難治以其元氣本虛故邪不易解若治挾虛傷寒不知托散而但知攻邪愈攻則愈虛愈虛則無有不死○若甚虛者卽微補且無益而但以治標爲主者必死

一傷寒陽經與陽證不同陽經者邪在表也陽證者熱在裏也若內無實熱脈候而以陽經作陽證妄用寒涼治其火因致外內合邪而不可解者必死

一痢疾之作惟脾腎薄弱之人極易犯之夫因熱貪涼致傷藏氣此人事之病非天時之病也今之治痢者止知治天時之熱不知治人事之寒何也矧痢證多在秋深斯時也炎暑既消固不可執言熱毒秋涼日至又何堪妄用寒涼凡若此者既不知人事又不知天時失之遠矣害莫甚矣當因予言而熟思之矣

一小兒血氣未克亦如苗莠之柔嫩一或傷殘無不凋謝故平時最宜培植不可妄行消導其或果有食滯脹痛則宜暫消果有風寒發熱則宜暫散果有實熱痰火則宜暫清此不得

不治其標也舍此之外如無暴急標病而時見青黃羸瘦或腹膨微熱溏泄困倦等證則悉由脾腎不足血氣薄弱而然而時醫見此無非曰食積痰火而但知消導尤尚清涼日消日剝則元氣日損再逢他疾則無能支矣此幼科時俗之大病有不可不察者也

一小兒痘疹發熱此其正候蓋不熱則毒不能透凡其蒸熱之力即元氣之力故自起至化自收至靨無不賴此熱力為之主是誠痘疹之用神必不可少亦不必疑者也惟是熱甚而毒甚者則不得不清火以解其毒然必有內熱真火脉證方

可治以清涼此不過數十中之一二耳如無內熱而但有外熱此自痘家正候必不可攻熱以拔元氣之力以傷脾腎之源奈近代痘科全不知此但見發熱則無論虛實開口止知解毒動手止知寒涼多致傷脾而飲食日減及歷時泄瀉而斃者皆其類也此誤最多不可不察

一痘瘡不起如毒盛而不可起者此自不救之證不必治也若別無危證而痘不起者總由元氣無力但培氣血則無有不起近見痘科凡逢此證則多用毒藥如桑蚕川山甲之類逼而出之見者以為奇效而不知起發非由根本元氣為毒所

殘發泄太過內必匱竭以此誤人所當切省

一婦人經脉滯逆或過期不至總由衝任不足而然若不培養血氣而止知通經逐瘀則血以日涸而崩漏血枯等證無所不至矣

一凡情慾致傷多為吐血失血及或時發熱此真陰受傷之病若但知治火而不知治陰則陰日消亡而勞瘵反成矣

一痰證必有所因是痰本不能生病而皆因病生痰也若止知治痰而不知所以生痰則痰必愈甚未有可消而去者也

一膨滿總由脾胃脾胃雖虛未必即脹若但知消導則中氣愈

虛而脹必日甚矣

一氣滯隔塞總屬脾虛不運故爲畱滯若不養脾而但知破氣則氣道日虧而漸成噎隔等病

一小水短赤惟勞倦氣虛及陰虛之人多有之若以此類通作火治而專用寒涼則變病有不可測矣

一脈虛證熱本非真火若作熱治而肆用寒涼則輕者必重重者必死

一病本大虛而治以微補藥不及病本無濟益若疑爲誤而改用消伐則死

一病有緩急效有遲速若以遲病而求速效則未免易醫易醫多則高明本少庸淺極多少不勝多事必敗矣

一任醫須擇賢者而於危急之際尤不可苟若彼宵小之輩惟妄銜已長好翻人按不幸遇之多致淆惑是非生命所係不淺

一經曰人迎盛堅者傷於寒氣口堅盛者傷於食此本以陽明太陰之脈分言表裏而王叔和以左爲人迎右爲氣口因致後人每以左脈辨外感右脈辨內傷豈左無內傷而右無外感乎謬甚謬甚

一經曰病生於內者先治其陰後治其陽反者益甚病生於陽者先治其外後治其內反者益甚

一病人善服藥者聞其氣嘗其味便可覺宜否之優劣固無待入腹而始知也獨憫乎無識無知者但知見藥服藥而不知藥之爲藥但知見醫求醫而不知醫之爲醫亦可悲矣

京師水火說 三十一

水火者養生之本日用之物用水火而不察其利病則適足以傷人而實人所不知也故水晶分差等火性言優劣固非欺我者也姑無論其他試以燕京之水火言之凡水之佳得者陽之

氣流清而源遠氣香而味甘水之劣者得陰之性源近而流濁氣穢而味苦而京師之水則有兩種曰甜水曰苦水是也卽其甜者亦未甚佳而其苦者乃爲最劣蓋水之味苦者以其多鹹試取墻壁間白霜火之皆燃水中所有卽此物也卽樸硝也其性則五金八石皆能消化因而命名曰硝故善於推蕩積滯攻破癥堅凡脾弱之人服之多泄是所驗也使無其實而朝夕用之以養生吾恐人之藏府有更非五金八石之可比其爲潛消暗耗剝人元氣於罔覺之中大有可畏者或曰未必然果若所云則吾未見斯地之乏人亦未見斯地之皆病何子之過慮也

予曰噫此正所謂罔覺也請以壽夭而紀其驗則水土清甘之處人必多壽而黃髮兒齒者比比皆然水土苦劣之鄉暗折天年而耄耋期頤者日不多見雖曰壽鄉未必全壽夭鄉未必皆夭若以強者而滋養得宜豈不更壽弱者而飲食不佳豈不更夭遠者不能槩知第以京師較之吾鄉則其壽夭之殊不無大有徑庭矣職此之由謂非水土之使然與又若火之良否原自不同故先王取用四時有異惟是京師用煤必不可易雖用煤之處頗多而惟京師之煤氣性尤烈故每燠人至死歲歲有之而人不能避者無他亦以用之不得其法耳夫京師地寒房室

用紙密糊人睡火坑煤多熱於室內惟其房之最小而最密者最善害人其故何也蓋以水性流下下而不泄則自上而下而上而火性炎上上而不泄則自上而滿而下故凡煤毒中人者多在夜半之後其氣漸滿下及人鼻則閉絕呼吸昧然長逝良可慨憫凡欲避其毒者惟看房室最密之所極爲可慮但于頂榻開窗竅或於窓紙揭開數楞則其氣自透去不能下滿乃可無慮矣然總之窓隙不如頂榻爲其透氣之速也設有中其毒者必氣閉聲掙不能自醒速當呼之飲以涼水立可解救或速令仆地使其鼻吸地氣亦可解救然待其急而救療恐有遲悞而無

濟於事孰若預有以防之爲愈也。此京師水火之害舉京師而言則他處可以類推矣。凡宦遊京國及客處異地者不可不知此二說以爲自珍之本。

醫非小道記 三十二

予出中年嘗遊東藩之野遇異人焉偶相問曰子亦學醫道耶醫道難矣子其慎之予曰醫雖小道而性命是關敢不知慎敬當聞命異人怒而叱曰子非知醫者也既稱性命是關醫豈少道云哉夫性命之道本乎太極散于萬殊有性命然後三教立有性命然後五倫生故造化者性命之爐冶也道學者性命之

繩墨也醫藥者性命之贊育也然而其義深其旨博故不有出人之智不足以造達微妙不有執中之明不足以辨正毫釐使能明醫理之綱目則治平之道如斯而已能明醫理之得失則興亡之機如斯而已能明醫理之緩急則戰守之法如斯而已能明醫理之趨舍則出處之義如斯而已洞理氣於胸中則變化可以指計運陰陽於掌上則隔垣可以目窺修身心於至誠實儒家之自治洗業障于持戒誠釋道之自醫身心人已理通於一明於此者必明於彼善乎彼者必善於斯故曰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必有真知而後有真醫醫之爲道豈易言哉若夫

尋方逐跡齷齪庸庸椒疏殺疥菑殲散風誰曰非醫也而緇衣黃冠總稱釋道矯言僞行何匪儒流是泰山之與丘垤河海之與行潦固不可以同日語矣又若陰陽不識虛實悞攻心粗膽大執拘偏庸非徒無益而反害之之徒殆又椒疏菑殲之不若小道之稱且不可當又烏足與言醫道哉醫道難矣醫道大矣是誠神聖之首傳民命之先務矣吾子其毋以草木相渺必期進於精神相貫之區玄冥相通之際照終始之後先會結果之根蒂斯於斯道也其庶乎爲有得矣子其勉之子其勉之子聞是教慚悚應諾退而皇皇者數月恐失其訓因筆記焉

病家兩要說

一忌浮言
二知真醫

三十三

醫不貴于能愈病而貴于能愈難病病不貴於能延醫而貴于能延真醫夫天下事我能之人亦能之非難事也天下病我能愈之人亦能愈之非難病也惟其事之難也斯非常人之可知病之難也斯非常醫所能療故必有非常之人而後可爲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醫而後可療非常之病第以醫之高下殊有相懸譬之升高者上一層有一層之見而下一層者不得而知之行遠者進一步有一步之聞而近一步者不得而知之是以錯節盤根必求利器陽春白雪和者爲誰夫如是是醫之于醫

尚不能知而矧夫非醫者昧真中之有假執似是而實非鼓事
外之口吻發言非難撓反掌之安危惑亂最易使其言而是則
智者所見畧同精切者已算無遺策固無待其言矣言而非則
大隳任事之心見幾者寧袖手自珍其爲害豈小哉斯時也使
王者不有定見能無不被其惑而致悞事者鮮矣此浮言之當
忌也又若病家之要雖在擇醫然而擇醫非難也而難於任醫
任醫非難也而難於臨事不惑確有主持而不致朱紫混淆者
之爲更難也倘不知此而偏聽浮議廣集羣醫則騏驎不多得
何非冀北駑羣帷幄有神籌幾見圯橋傑豎危急之際奚堪庸

妄之悞接疑似之秋豈可紛紜之錯亂一着之謬此生付之矣
以故議多者無成醫多者必敗多何以敗也君子不多也欲辨
此多誠非易也然而尤有不易者則正在知醫一節耳夫任醫
如任將皆安危之所關察之之方豈無其道第欲以慎重與否
觀其仁而怯懦者實似之穎悟與否觀其智而狡詐者實似之
果敢與否觀其勇而猛浪者實似之淺深與否觀其博而強辯
者實似之執拘者若有定見誇大者若有奇謀熟讀幾篇便見
滔滔不竭道聞數語謂非鑿鑿有憑不反者臨涯已晚自是者
到老無能執兩端者冀自然之天功廢四診者猶瞑行之瞎馬

得穩當之名者有耽閣之悞昧經權之妙者無格致之明有曰
專門決非通達不明理性何物聖神又若以己之心度人之心
者誠接物之要道其於醫也則不可謂人已氣血之難符三人
有疑從其二同者爲決斷之妙方其於醫也亦不可謂愚智寡
多之非類凡此之法何非徵醫之道而徵醫之難于斯益見然
必也小大方圓全其才仁聖工巧全其用能會精神於相與之
際燭幽隱于玄冥之間者斯足謂之真醫而可以當性命之任
矣惟是皮質之難窺心口之難辨守中者無言懷王者不術此
知醫之所以爲難也故非熟察於平時不足以識其蘊蓄不傾
信于臨事不足以盡其所長使必待渴而穿井鬪而鑄兵則倉
卒之間何所趨賴一旦有急不得已而付之庸劣之手最非計
之得者子之所慎齋戰疾凡吾儕同有性命之慮者其毋忽于
是焉噫惟是伯牙常有也而鍾期不常有夷吾常有也而鮑叔
不常有此所以相知之難自古苦之誠不足爲今日怪倘亦有
因子言而留意于未然者又孰非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
治未亂之明哲乎惟好生者畧察之

保天吟 三十四

一炁先天名太極太極生生是爲易易中造化分陰陽分出陰

陽運不息剛柔相盪立乾坤剝復夬姤羣生植稟得天天成後
天氣血原來是真的陰陽烝固可長生龍虎飛騰上家宅造化
鍾人果幾多誰道些須亦當惜顧惜天真有兩端人已機關宜
辨格自治但存毋勉強莊生最樂無心得爲人須慎保天和岐
伯深明無伐尅伐尅從來性命讐勉強分明元烝賊虐切根源
未燎然養氣修真亦何益漫將斯語等浮雲道在路傍人不識
余今著此保天吟願效癡東本住客

全書卷三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保天吟' and '全書卷三終']

... 卷之四 ...

... 卷之四 ...

... 卷之四 ...

... 卷之四 ...

... 卷之四 ...

... 卷之四 ...

... 卷之四 ...

... 卷之四 ...

... 卷之四 ...